

柯·风

在余东，遇见陶艺女孩

吴建芳

“姐姐们，请停下来看看我做的陶艺吧。”

一个女孩，戴着草编凉帽，穿一条红色吊带裙，外披一件白色防晒衫，白里透红的脸，配上一对橙色的陶艺耳环，在被大樟树浓荫遮蔽的希望长廊里，在欢快流淌的淙淙溪水边，袅袅婷婷，人景相融，犹如那江南水乡的画中人。

她微笑着，眼波跃动，朱唇轻启，一股生机勃勃的生命张力便迎面扑来。

“这里有陶艺，看看吧。”路过的游客纷纷停步，在摊位前驻足。

“哎，这个迷你陶罐还挺好看的，既纯朴，又可爱。可以放书房做摆件，也可以当花瓶，冬天里配上一枝腊梅，那意境肯定很美。”

“那个杯子好丑萌啊，憨憨的，呆呆的，我家那个古怪精灵肯定很喜欢的，来一个。”

……
一串串惊喜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一件件别致的陶艺作品被拿起放下。爱不释手是此刻的心情写照，如果可以，每一件游客们都想打包带走。

丰收在望

苗青 摄



秋凉看霞光

宫凤华

秋日黄昏，一缕缕炊烟从黑黢黢的烟囱里冒出，袅袅娜娜，如悄然绽放的睡莲，俨然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田园风光的写照，“柴门寂寂黍饭馨，山村烟火春雨晴”美妙意境的再现。

如果说秋天的黄昏是清简的素描，黑白灰的色调就是琴键，经风儿抚弄，一波一波嫩嫩的音乐，便柳絮一样扬起又落下。清秋黄昏，用少女般的柔情轻轻抚慰着庄稼和田野，抚慰着村民皴裂的心灵。青草覆盖着的小路伸向庄稼的深处，伸向土地的内核。秋虫鸣叫，和童谣、山歌一样，沁入内心。

在村后的圩堤上伫立眺望，芦花渐白，如谦恭的侍女早生华发，把寥落的村庄装点得诗性而空灵，夕阳如古老的篆印，天地是立体的卷轴。这景象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乡村田园，梭罗神秘静美的瓦尔登湖，梵高笔下南普罗旺斯燃烧的麦田。

晚霞是绚烂而静谧的，如雪地里的腊梅，透明着一颗心，用极至的美诠释着生命的大爱。黄昏温

柔，金粉一样的光线，落在构树和苦楝上。小巷很静，似午后空中缱绻的云。在霞光中面对庄稼和农人，是一种哲学，一次洗礼。夕光濡染下，站在田塍上的农妇是一幅内涵蕴藉的油画。

大雁扑闪着双翅掠过清澄的天空，那高亢嘹亮的鸣和之声汇成激越的浑天清响，久久回荡于旷野。身披黑纱的乌鸦张开双翅，拍得夕阳直颤栗，一阵旷古凄厉的叫声扯破原野的岑寂。几只花喜鹊盘踞在鸟窝里，吟诵着属于自己的诗篇。远处圩堤上有水牛剪影，牧歌轻飏，一派古雅意蕴。古老的村庄，浸润在丰盛的色泽里，成为一幅凝固的剪影。

农人的小船静静地泊在浅岸边，染一身水绿，泊在一首婉约的宋词里，泊在松尾芭蕉的俳句里。一朵镶金边的白云向村庄投下最后一瞥，便悠悠地向前飘去，小河里留下她美妙的倩影。云朵是天空的脚印，扯出浓郁的乡愁。夕光酡红，不胜娇羞，林间鸟雀啁啾，暮色清凉而欢悦。清炒螺蛳的清香在深

女孩的陶艺作品琳琅满目，有挂件、耳环、手串、头饰、小摆设……细瞧，每一件都是唯一，每一件都别具一格。

“我是余东村的新乡人，这个陶艺是手工制作的，自己作画、上釉、烧窑。”女孩说，作画的素材之一是农民画，要购买版权，还有就是年轻人的喜爱，是创作的灵感源泉。“制胚、作画就在余东村，烧窑是在隔壁碗窑村。”在一片惊讶和称赞声中，女孩略带腼腆地继续说，“我大学里学的是陶艺，学校在景德镇。陶艺作品成功与否，窑的温度是关键，一般要控制在1300度左右，自己盯牢才会放心。”

“今天的这些都是刚出窑的，之前的都卖掉了。现在外地旅客挺多的，之前一位阿姨特别喜欢我的作品，来了一个大扫货，一次买了1300多元呢。”女孩一边手脚麻利地包装着，一边比划道。

“我在城里开有一间陶吧，周末的时候会来这里摆摊，欢迎姐姐们经常来做客，看看新作品哦。”说完，女孩递过名片，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明快的笑容。

纯朴的农民画遇上陶艺（布艺），是一场新时代里的最美相遇。传统与现代相融，文化与市场牵手，三百多支画笔，描绘的不再只是一幅幅画，而是一只只会生金蛋的鸡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，余东的农民画元素更像是丑鸡长成了凤凰。它们飞出了山窝窝，飞向了城里，飞向了省里，飞向了首都北京，飞向了世界各地，更是飞向了锦绣的未来。

站在中国乡村美术馆前，我仿佛已经看见，那一支支饱蘸热情和希望的马良之笔，正在描绘一艘乘风破浪、快速前行的乡村振兴之舟，载着纯朴善良的余东人民驶向幸福快乐的未来。

乡村秋日(外二章)

方华

被谷物覆盖的土地，看不见岁月和沧桑。像我的母亲，把中年的形象刻在沟沟坎坎的记忆里。

粉白的棉花，开着鲜艳的乡情。

风中的一点暑气，是难以消退的热情，或者欲望。

稻穗在无声地灌浆，并低头、弯腰。它们在月光下激动得，有点扛不住沉甸甸的收获。

村庄在几片落叶里开始梳理农事，坡上的一排向日葵，早把饱满的日子一颗颗排列整齐，张开笑脸。

走在秋天的乡野

一个游子与故乡的距离，也就是一个梦的长度。今天，流浪的心穿行在一片雾气里，向故乡靠近。

一大片成熟的稻谷弯着腰，像我离家时在田间劳作的乡亲。向日葵金黄的笑脸在风中摇摆，仍是儿时埂边撒欢的童年。

屋后的石坎上，日渐

苍老的思念被一支一支点燃。屋前的石榴树旁，不见了春天绽开的笑靥。

山岗上的那棵刺槐树下，外婆的衣襟被月色漂白。她慈爱的目光，早被一片落叶湮没。

而母亲那座小小的坟，在一片棉花地里，比雾更湿，比梦更深。

躺在山坡上的牧牛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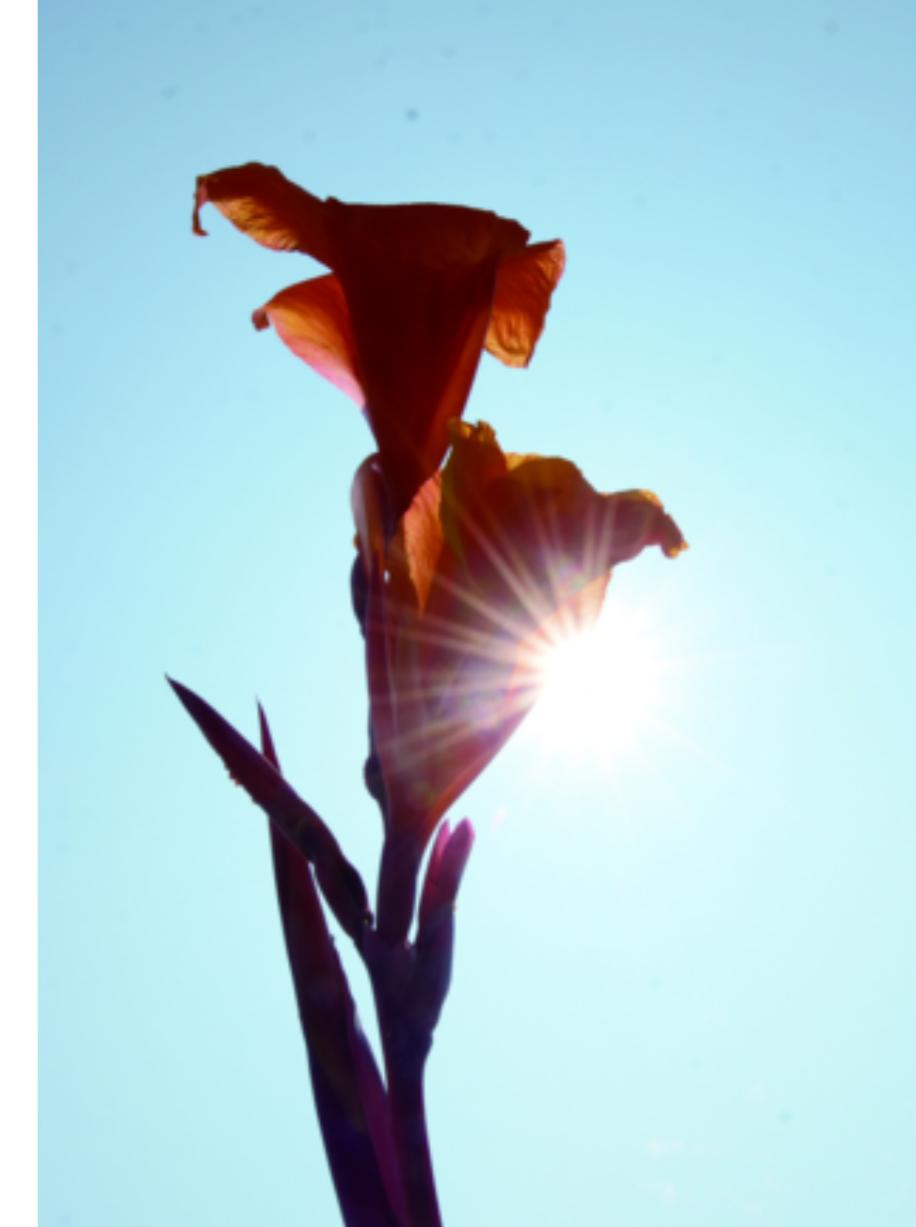
一顶草帽，便遮住了身外的一切。任身旁的水牛，懒散地啃食一片绿油油的回忆。

傍晚的阳光，在草帽上跳跃着一种暖暖的乡情。袅袅升起的雾霭里，一种泥土的芬芳沁人心田。

躺在山坡上的岁月，

是一个乡村故事中抒情的一页，当我的目光轻轻阅读，不会想起那晦涩的诗歌，以及沉重的、关于生命的含义。

在晚风飘散的思绪里，只一种幸福的感觉，流经周身。



秋 枫

李陶 摄